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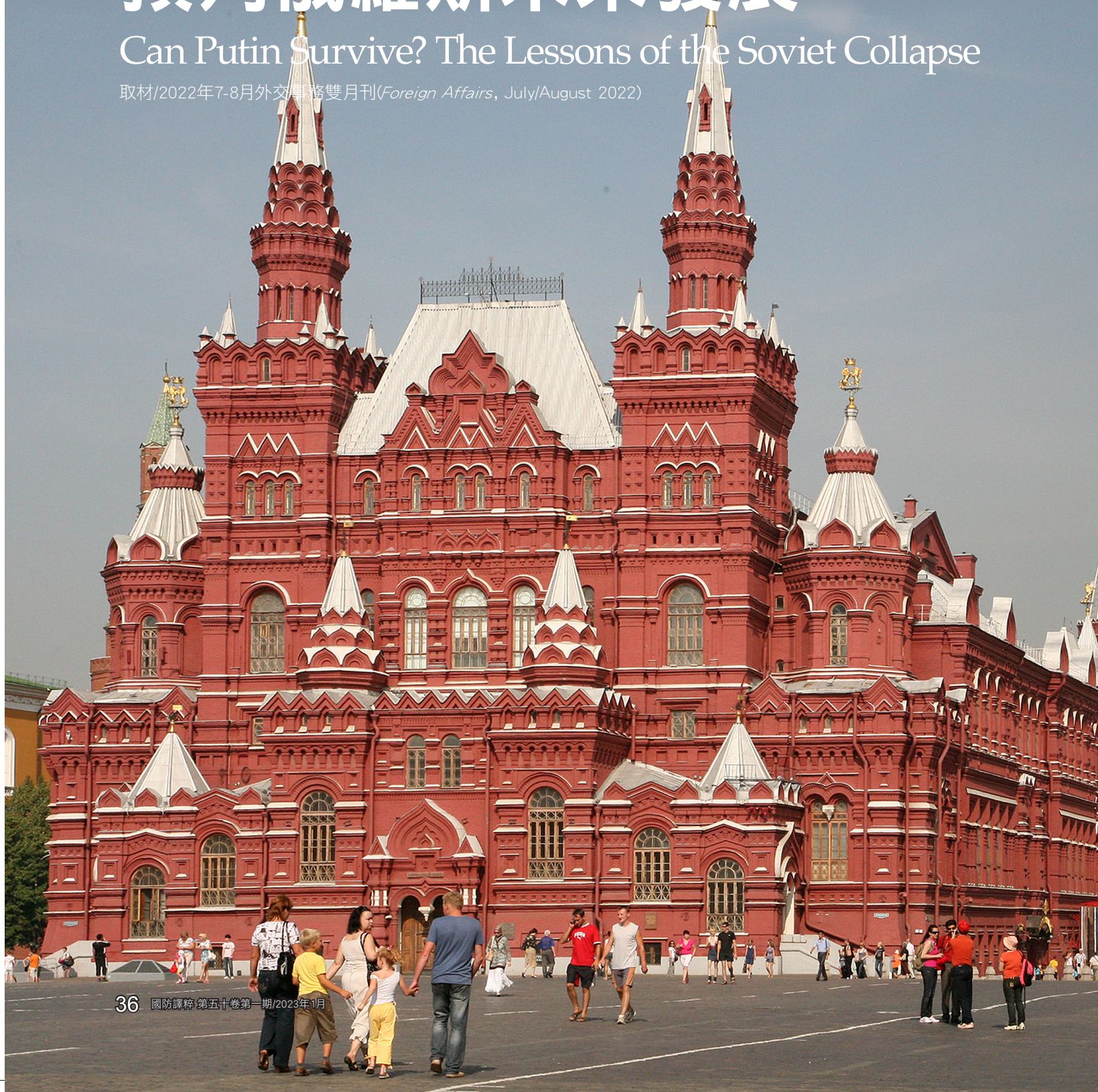


● 作者/Vladislav Zubok ● 譯者/李永悌 ● 審者/丁勇仁

預判俄羅斯未來發展

Can Putin Survive? The Lessons of the Soviet Collapse

取材/2022年7-8月外交事務雙月刊(*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22)



自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後，西方國家持續對俄羅斯實施各方面之制裁，然西方國家不應誤解蘇聯解體的歷史，進而低估俄羅斯政府、領導人及其人民之韌性；反之，西方國家應堅持不懈、實事求是，為各種結果完成整備。

2022年5月9日，俄羅斯戰車與火炮伴著隆隆引擎聲駛進莫斯科紅場(Red Square)。有超過一萬名士兵在該市街道上遊行。這是俄羅斯舉辦第27次的年度勝利日(Victory Day)閱兵大典，藉以紀念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勝納粹德國。俄羅斯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主持了這場儀式，並發表演說表揚俄羅斯軍隊與該國堅毅不撓的立場。蒲亭表示：「於國家危急存亡之秋捍衛祖國，是我輩神聖的使命。俄羅斯將永不放棄。」蒲亭提及過去，也談到現在，並向世界各國發出明確的訊息：俄羅斯決定繼續對烏克蘭發動戰爭。

蒲亭對這場戰爭的說法與西方國家的看法似乎截然不同。對蒲亭而言，這是一場正義、勇敢、而且相當成功的戰爭。蒲亭表示：「不同族裔的俄羅斯戰士們並肩作戰，在槍林彈雨中相互掩護，如兄如弟。」敵人試圖利用「國際恐怖集團」對付俄羅斯，但已「澈底失敗」。當然，俄羅斯部隊在現實中遭遇的是烏克蘭當地的激烈抵抗，而不是大量的支持，因此無法攻占基輔與推翻烏克蘭政府。惟對蒲亭而言，勝利可能是他唯一能公開接受的結果。在俄羅斯不得公開討論其他任何替代結果。

不過西方國家卻對這些替代結果進行了討論，並對烏克蘭的成果感到近乎歡欣鼓舞。俄羅斯的軍事挫敗重振了跨大西洋聯盟(亦即北約)，並一度使莫斯科當局看似盜賊統治下的三流國家。目前許多決策者與分析師都企盼這場衝突最後能以烏克蘭勝利收場；並期望蒲亭政權會面臨與前蘇聯相同的命運：解體。許多文章與演講明白地提到了此種企盼，而且這些文章與演講亦將蘇聯對阿富汗的災難性戰爭與俄羅斯



(Source: Wikimedia Commons)



2022年5月9日，俄羅斯總統蒲亭於閱兵典禮上，表彰俄羅斯軍隊在戰場上的英勇表現。

(Source: Wikimedia Commons)

入侵烏克蘭進行了比較。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似乎已成為對俄羅斯進行嚴厲制裁的可能動機，並凸顯出近期所有有關民主世界新團結的討論。就邏輯而言，隨著俄羅斯經濟蒙受損失並遭到國際制裁的毀滅，這場戰爭將動搖俄羅斯人民對克里姆林宮(Kremlin)的支持。在斷絕西方商品、市場與文化後，俄羅斯精英人士與一般民眾將日益厭倦蒲亭，他們或許會走上街頭要求更美好的未來。最後，蒲亭與其政權將在政變或大規模的抗議浪潮中下臺。

惟此種看法根本曲解了歷史。西方人士往往偏

好將蘇聯解體的原因直指為：阿富汗戰爭失利之恥、美國與歐洲的軍事壓力、加盟共和國成員的民族主義高漲，以及民主的誘惑，惟情況並非如此。事實上，前蘇聯的經濟政策方向錯誤，與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的一連串政治失誤，才是導致其自我毀滅的主因。而蒲亭已從蘇聯解體當中汲取許多教訓，並設法避免因嚴厲國際制裁而導致蘇聯滅亡的金融混亂。與蘇聯晚期相比，俄羅斯的強點與弱點已截然不同。這段歷史相當重要，因為西方國家在思考烏克蘭戰爭與其後果時，應避免將其對蘇聯解體的錯誤

觀念投射在當今的俄羅斯。

不過這也不代表西方國家無力形塑俄羅斯的未來。蒲亭的政權比戈巴契夫穩定，惟若西方能保持團結一致，則仍能慢慢削弱俄羅斯總統的權力。蒲亭入侵烏克蘭是嚴重的失算，並為此暴露了該政權的弱點——俄羅斯經濟對西方經濟的相互依存度比前蘇聯高上許多，且俄羅斯雖為高度集權的政治體系，卻欠缺共產黨所擁有的政治與軍事動員工具。若戰爭繼續下去，俄羅斯的實力在國際上將不如以往強大。長期的入侵行動甚至可能產生如導致蘇聯解體的混亂局勢。惟西方各國領袖不可期盼迅速、決定性的勝利來臨。在可預見的將來，無論俄羅斯的國力有多麼衰弱，各國必須面對的仍是威權獨裁的俄羅斯。

創造性的破壞

以往美國與歐洲有許多專家認為蘇聯註定解體。此類論述提到蘇聯的經濟與意識形態早已僵化，而且過度擴張軍事。經濟問題與內部矛盾要假以時日才會使該國分崩離析，但隨著

西方國家透過增強軍力對克里姆林宮施壓，蘇聯開始讓步。隨著加盟共和國成員的民族自決運動愈演愈烈，蘇聯開始瓦解。當時戈巴契夫試圖推動自由化，儘管立意良好，但仍無法挽救垂死的體制。

以上論述有其正確之處。蘇聯在軍事或科技方面永遠無法成功地與美國及其盟國競爭。蘇聯領導人夜以繼日、努力不懈地追趕西方國家，但卻徒勞無功，始終落後。在思想與形象的戰場上，由於蘇聯的年輕精英對共產主義失去信心，並對夢寐以求的外國商品、旅遊和

西方流行文化產生濃厚興趣，西方的自由與繁榮確實加速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滅亡。而蘇聯的帝國計畫當然也曾面臨國內少數民族的不滿與蔑視。

不過這些問題存在已久，本身並不足以迫使共產黨在1980年代尾聲迅速垮臺。而在中國大陸，中共領導人也大致在同一時期面臨一系列類似危機，不過卻透過開放經濟與同時運用武力鎮壓大規模抗議活動，來應付人民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此種「不民主的資本主義」竟然奏效，讓現在的中共領導能打著馬克思、列寧與毛澤東



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錯誤的經濟政策，才是蘇聯解體主因。

(Source: Flickr/Missouri State Archives)



的名號，無所顧忌地進行統治與自國家資本主義中獲利。其他諸如越南等共產政權也做了類似的轉變。

事實上，與其說蘇聯是因其結構性錯誤而毀滅，不如說是因戈巴契夫時代的改革而崩潰。正如伯恩斯坦(Michael Bernstam)、艾爾曼(Michael Ellman)與孔托羅維奇(Vladimir Kontorovich)等經濟學家皆指出，蘇聯的經濟改革(Perestroika)雖然釋放了創業能量，但卻並未創造出新的市場經濟與為蘇聯消費者提供充足的貨物。結果證明，這種能量反而具有破壞性。蘇聯式的企業家掏空了國家經濟資產，出口有價值的資源換取美元，同時用盧布納稅。他們將獲利非法匯出境外，為寡頭的竊盜統治鋪路。商業銀行很快就學會榨取蘇聯資源的精心伎倆，導致中央銀行為支付商業銀行的債務，而在政府赤字擴大時大量印鈔應急。1986與1987年時，伏特加銷量減少與油價下跌，加上該國在車諾比(Chernobyl)核災後搖搖欲墜，蘇聯財政部僅分別印製了39億和59億盧布的貨幣。不過到了



1988年，戈巴契夫實施經濟改革，中央銀行大量印鈔來應付財政赤字，加上國際油價下跌，國內金融體系極度動盪。(Source: Wikimedia Commons)

1988和1989年戈巴契夫推動改革後，盧布的流動性注入增加至117億盧布，接著又增加至183億盧布。

戈巴契夫和其他改革者仍不顧一切繼續努力。這位蘇聯領導人將較多的政治與經濟權力下放給組成蘇聯的15個加盟共和國。他解除共產黨的統治，並授權各共和國辦理選舉，產生具有立法與憲法權力的議會。戈巴契夫的意圖頗具意義，但卻擴大了經濟混亂與金融不穩定。俄羅斯和其他共和國的收入原本有2/3應上繳作為聯邦預算，但卻遭各國扣留，迫使蘇聯

財政部於1990年印製了284億盧布的貨幣。同時，蘇聯的統治階級分裂為不同族群：各共和國——哈薩克、立陶宛、烏克蘭等——的共黨精英開始更加認同自己的「民族」，而不是蘇聯帝國中心。民族分離主義的狂潮如洪水般襲來。

俄羅斯人的態度轉變尤其引人注目。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俄羅斯人民代表蘇聯參與了大部分戰事，導致許多西方人認為該共產帝國就是俄羅斯的延伸。不過到了1990至1991年，推翻蘇聯的主力卻是由葉爾欽(Boris Yeltsin)領導的數千萬俄



1991年，蘇聯解體後，11個獨立國家元首舉行集會，共同簽約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Source: Wikimedia Commons)

羅斯人民。這群人兼容並蓄，不拘一格，其中包括崇尚自由主義思想的莫斯科知識分子、俄羅斯地方官員，以及甚至前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人員與軍官。他們因反對戈巴契夫與其失敗的治理而團結在一起。最後，因蘇聯領導人被認為軟弱無能，於1991年8月引起一場未遂的政變。政變者軟禁了戈巴契夫，並派戰車駛入莫斯科，希望藉以震懾人民使其屈服，惟這兩項措施皆宣告失敗。取而代之地是，策劃者未立即使用兵力，而引起民眾大舉抗議克里姆林宮的控制。接著蘇聯的

權力結構開始自我毀滅。由葉爾欽取代戈巴契夫，禁止共黨活動，並成為最高統治者。1991年12月8日，葉爾欽與白俄羅斯領導人及烏克蘭領導人宣布，蘇聯「已不再是合乎國際法及地緣政治現實的主體」。

惟若無葉爾欽的這番宣示，蘇聯可能仍會頑強地堅持下去。即便在蘇聯不復正式存在後，該帝國仍持續以無國界與關稅的共同盧布區繼續存在多年。後蘇聯國家的財政仍無法獨立。即便在國家完成獨立公投並慶祝新獲自由之後，俄羅斯以外的數千萬前蘇聯公民仍

花了數十年時間才發展出後帝國時期的國家認同，像白俄羅斯、烏克蘭和其他新國家的公民一樣思考與行動。就此而言，蘇聯確實說得上韌性十足且毫不脆弱。蘇聯和其他帝國並不同，因為一樣需要耗費數十年才能瓦解，而不是區區幾個月。

鑑古知今

蒲亭對這段歷史相當熟悉。這位俄羅斯總統曾宣稱「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他建構了自己的政權以避免面臨同樣的命運。他認識



到馬克思與列寧對經濟學的誤解，並積極致力瞭解俄羅斯如何在全球資本主義下生存與繁榮。他任用有能力的經濟學家，並將總體經濟的穩定與預算平衡列為優先要務。在他執政的第一個十年裡，國際油價飆升讓俄羅斯國庫滿盈，蒲亭很快就清償俄羅斯積欠西方各銀行1,300億美元的債務。他讓未來的債務維持在最低標準，政府開始積累外匯與黃金儲備。這些預防性措施在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期間發揮作用，讓俄羅斯當時能從容地對其經濟至關重要的公司紓困（這些公司皆由蒲亭的夥伴經營）。

2014年蒲亭併吞克里米亞(Crimea)後，美國對俄羅斯的石油與其他產業實施制裁，導致油價暴跌至戈巴契夫時期的水準。惟俄羅斯政府仍巧妙因應，在俄羅斯央行主席納比烏林娜(Elvira Nabiullina)與財政部長希魯阿諾夫(Anton Siluanov)的領導下，政府允許盧布貶值藉以恢復總體經濟的穩定。俄羅斯經濟在短暫衰退後開始反彈。即便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期間，該國也保持嚴格的財政紀律。在西方國家印製數兆美元的貨幣補貼經濟時，俄羅斯卻增加了預算盈餘。前俄羅斯國家經濟學者涅克拉索夫(Dmitry Nekrasov)表示，該國政府的經濟學家在應用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倡導的方法時，「比教皇還要聖潔」。他指出：「過去十年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能根據總體經濟學的自由模型進行如此一貫、保守且原則強硬的政策。」到了2022年，蒲亭政府積累了超過6千億美元的財政準備金，成為世上規模最大的儲備金之一。

惟對蒲亭而言，此種穩健的金融決策主要目的

不在贏得國際讚譽，甚至也不是為了幫助一般俄羅斯大眾保住儲蓄，重點在強化蒲亭的權力。蒲亭運用積累的儲備金，透過建立安全部門、擴大俄羅斯軍事與武器工業、以及收買車臣(Chechnya)領導人卡德羅夫(Ramzan Kadyrov)與其準軍事組織——克里姆林宮獨裁統治的另一大支柱——等手段，恢復專制國家的活力。

蒲亭在今年初決定入侵烏克蘭時，相信俄羅斯的大量準備金將使該國能安然度過任何因此招致的經濟制裁。惟西方在金融上的反應措施遠比蒲亭預期的嚴厲——甚至令狂熱的西方反俄鷹派人士都感到驚訝。西方國家與其盟友切斷了俄羅斯數家主要銀行與國際支付清算網路「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 SWIFT)之間的聯繫，並凍結俄羅斯實際存放在七大工業國組織(G-7)諸國的4千億美元國際準備金。美國與其盟友還阻止許多製造公司和俄羅斯政府或企業合作。有超過700家西方製造商與零售公司，在本國輿論的羞辱下撤離俄羅斯。大型國際運輸公司、金融公司以及中介機構亦停止與莫斯科有關聯的公司合作。此種脫鉤的做法，與世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封鎖德國與日本以來所見的作法完全不同。

這些舉動在西方受到熱烈歡迎。權威人士宣稱俄羅斯貨幣將會崩潰，且境內將到處出現抗議示威。甚至有人猜測蒲亭可能會遭到推翻。惟這些情況皆未發生。盧布最初確實下跌，但俄國央行主席納比烏林娜與財政部長希魯阿諾夫迅速採取了救援行動。俄國政府暫停了貨幣自由兌換，

並下令該國公司與其他出口商石油交易獲利(包括以美元賺取者)的80%必須售予中央銀行。俄羅斯禁止其公民每月向國外匯款超過1萬美元，此舉平息了將盧布兌換為美元的恐慌情緒，讓俄羅斯貨幣最後能一路反彈至入侵行動之前的水準。若當年戈巴契夫有這些專業知識的幫助，蘇聯或許會倖存下來。

在此同時，俄羅斯企業家正學習如何適應新的現實。許多通往國際經濟的大門已經關閉，但俄羅斯商人——包括經營軍火工業者——知道如何利用後門尋找必要出路。俄羅斯企業還能合法進入許多主要經濟體，包括中國大陸和印度，兩者仍願意與俄羅斯有商業往來。這些國家在經濟上幾乎沒有理由不如此為之：盧布的實力使這些國家有利可圖，能以折扣價購買俄羅斯的能源與其他物資。接著俄羅斯政府可以對這些獲利徵稅，並強制將其兌換成盧布，進而維持該國的償付能力。因此，短期內西方的嚴厲制裁不太可能扼殺盧布與迫使克里姆林宮讓步。



俄羅斯政府暫停換匯、設定境外匯款上限，並下令該國石油公司上繳八成獲利，藉以平息民眾擠兌恐慌，圖為俄羅斯中央銀行。(Source: Wikimedia Commons)

分裂與征服

西方國家的懲罰手段或許無法改變莫斯科的思維，不過卻無疑正傷害俄羅斯的部分人口：亦即該國的精英人士與城市的中產階級。世界各地的政府、大學及其他機構取消了數千個與俄羅斯研究人員合作的科學與學術計畫。已融入許多俄羅斯白領階級生活的服務——從臉書(Facebook)、

網飛(Netflix)到視訊會議軟體Zoom——突然無法使用。俄羅斯人無法升級MacBook筆記型電腦或iPhone行動電話。對他們而言，取得進入英國或歐盟的簽證變得極為困難，而即便簽證成功，也沒有直航班機或火車可以將其帶往目的地。他們無法於國外使用信用卡，或付款購買外國商品與服務。對俄羅斯的世界主義者(Cosmo-



politan)而言，這場入侵行動已令其生活變得相當困難。

乍看之下，這對蒲亭而言似乎是不祥之兆。1990至1991年蘇聯政治危機期間，蘇聯中上層階級成員對國家的解體發揮了巨大作用。數十萬受過教育的蘇聯人民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的主要廣場集會要求變革。1990年辦理選舉之後，一群擁護民族主義並反對蘇聯保守派的新俄羅斯精英取得權力。該國的知識工作者和知識分子與這群新興精英分子聯手，協助推翻帝國。

儘管如此，戈巴契夫容忍、甚至可說是鼓勵此種政治激進主義；而蒲亭則不然。戈巴契夫允許反對者參與選舉，蒲亭則大異其趣，致力於防止任何俄羅斯人崛起成為確實的威脅——近期更在2020年8月對反對派領袖納瓦尼(Alexei Navalny)下毒，接著一年後將其逮捕。俄羅斯並未發生戈巴契夫所能容忍的反戰示威，這絕大部分要歸功於俄羅斯國安部門無情的效率。在蒲亭的警察國家裡，執法者擁有鎮壓任何街頭抗爭所需要的權力與技能，包括恐嚇、逮捕與其他各種懲罰，例如巨額罰款。俄羅斯政府正積極推動控制人民的思想。在入侵後的最初數日，俄羅斯立法機關即立法通過公開討論與散布有關戰爭資訊有罪。該國政府還強制關閉獨立新聞機構。

但這些只是蒲亭的控制系統中最顯而易見的工具。俄羅斯總統和其他許多威權主義者一樣，也學會利用經濟不平等建立堅實的支持基礎，亦即俄羅斯學者朱巴列維奇(Natalya Zubarevich)所說的「四種俄羅斯」(The Four Russias)之間的差

異。第一種俄羅斯由大城市的居民組成，其中有許多人在後工業經濟(Postindustrial Economy)時期工作，並與西方文化連結。這些人是反對蒲亭的主力，以往也曾進行針對總統的抗議活動。惟據朱巴列維奇估計，這些人僅占俄羅斯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他三種俄羅斯則是懷念前蘇聯時代的貧窮工業城市居民、生活在衰落農村城鎮者、以及北高加索(North Caucasus)(包括車臣)與西伯利亞南部的許多非俄羅斯民族。這三類俄羅斯的居民全力支持蒲亭，因其仰賴國家的補助，並在階層制度、宗教及世界觀等方面堅持傳統價值觀——亦即蒲亭在克里姆林宮帝國主義中倡導的文化立場，以及自入侵烏克蘭以來已變得過火的民族主義宣傳。

因此，蒲亭無須透過大規模鎮壓來維持自己的權力。的確，在認識到反對政府徒勞無功後，許多真正受夠蒲亭的第一類俄羅斯成員只好逃離俄羅斯——而蒲亭也公開支持這樣的發展。他公開宣布，這些人離去是俄羅斯社會的自我淨化，剔除親西方「第五縱隊」是自然而且必要的過程。到目前為止，入侵行動幾乎無損於其他三種俄羅斯對蒲亭的支持。這些群體的成員大多不覺得自己與全球經濟有關，因此對西方透過經濟制裁與禁令孤立俄羅斯的做法相對不以為意。為維持這些群體的支持，蒲亭會繼續補助某些地區，並投入數十億美元支持其他地區的基礎設施與建設計畫。

蒲亭也能迎合這些群體保守與懷舊的情感——這方面戈巴契夫永遠做不到。俄羅斯因動蕩的歷史而導致大多數人民企盼的是強而有力的領袖

與國家的鞏固統一——而不是民主、公民權與民族自決。然而戈巴契夫並非強人。這位前蘇聯領導人受到極度的理想主義願景驅使，並拒絕使用武力維持其帝國。他動員了俄羅斯社會最進步的群體，特別是知識分子與城市的專業人士，協助其將蘇聯帶離孤立、停滯與保守的困境。惟其在此過程失去俄羅斯其他地區的支持，被迫下臺，留下經濟危機、喪失國籍、混亂與分裂等後遺症。當時俄羅斯人的平均壽命從1990年的69歲下降至1994年的64.5歲；男性則從64歲下降至58歲。俄羅斯人口減少，而且國家面臨糧食短缺。無怪乎許多俄羅斯人想要的是像蒲亭一樣，能承諾保護其免受敵對世界傷害，並復興俄羅斯帝國的強人。入侵烏克蘭數週後，俄羅斯人民的直覺反應是團結支持這位現代沙皇，而不是指責其無端進行侵略。

承受壓力

對希望蒲亭體制垮臺的西方人士或為了擊敗俄羅斯軍事機器而戰的烏克蘭人民而言，以上情況絕非吉兆。但即便蘇聯的解體或許無法用來預示俄羅斯未來發展的軌跡，並不代表西方國家的行動不會影響該國未來。西方經濟學家與博學的俄羅斯經濟學家一致認為，長遠來看，由於供應鏈中斷，這些制裁將導致俄羅斯經濟萎縮。該國的交通與通信產業尤其處境危急。俄羅斯的客機、高速火車與大部分的汽車都是由西方國家製造，如今俄羅斯卻與這些瞭解如何提供服務與維修的公司隔絕。甚至政府的官方統計也顯示，俄羅斯的新車組裝量已急劇下降——至少有一部分是

因俄羅斯工廠無法取得外國製造的零附件。俄羅斯的軍工複合體目前可能會繼續運作無阻，但最終也將面臨短缺問題。過去，西方公司持續供貨給俄羅斯武器製造商，而且甚至在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之後也未曾間斷。如今，這些公司即便僅基於道德因素，也不會供貨給俄羅斯。

俄羅斯能源產業大多逃過了制裁的懲罰，而且隨著油價飆升，目前的出口獲利甚至比戰前還多。但能源產量最終也將減少，能源產業也將需要只有西方才能正確提供的零附件與技術升級。俄羅斯當局承認該國3月份石油產量下降了7.5%，並可能降至2003年以來的最低水準。尤其一旦歐盟若能擺脫對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的依賴，能源出售亦將成為問題。

蒲亭否認會發生這種情況。他在一場與能源公司負責人的會議中稱西方的制裁「毫無章法」，並斷言西方經濟體與消費者將因通貨膨脹而承受比俄羅斯更大的傷害。他甚至提到了歐洲的「經濟自殺」(Economic Suicide)，並承諾將永遠在西方的反俄羅斯行動中領先一步。他還說服自己，鑑於世界已日益多極化，西方國家已無法再對全球經濟發號施令。他也並不孤單；即便是反蒲亭的俄羅斯經濟學家也相信，只要該國財政狀況良好，世界其他地區——包括部分西方公司、貿易商與中介機構——都將甘冒違反制裁禁令的風險與俄羅斯做生意。他們相信，隨著全球經濟因戰爭壓力而蕭條，加上國際社會對入侵行動的震驚正逐漸消退，俄羅斯與世界的關係將如2014年併吞克里米亞後一樣恢復正常。

惟西方國家似乎準備繼續堅持下去。就在蒲



印度公司原本打算以國際油價七折價格，向俄羅斯購買石油，現在也因西方國家壓力而收手，圖為鑽油機開採畫面。(Source: Wikimedia Commons)

亨慶祝勝利日的前一天，七大工業國組織領袖發表了支持烏克蘭的宣言，承認該國為西方的盟友，並承諾提供財政支援、穩定的武器供應、取得北約情報，以及最重要的，持續對俄羅斯施加經濟壓力。事實上，此番宣言的關鍵在宣示各國將致力「孤立俄羅斯經濟的所有產業」。這與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馮德賴恩(Ursula von der Leyen)所描述的歐盟目標：停止俄羅斯銀行的「全球性業務」、「有效封鎖俄

羅斯進出口」，以及「讓俄羅斯央行無法清算其資產」相互呼應。

維持如此程度的團結並不容易，而將壓力擴及更多俄羅斯的產業也絕非易事——例如發起歐盟對俄羅斯石油及天然氣實施禁運。包括匈牙利(其總理奧班[Viktor Orban]仍為蒲亭為數不多的歐洲友人之一)、德國及義大利等數個國家皆意識到，能源禁運將對其經濟造成巨大衝擊。而即便歐洲確實頒布了能源禁令，也不會導致俄

羅斯立即陷入危機。畢竟，前蘇聯在1980年代後期曾有石油收入急劇減少的經驗，但這並非導致該國破產的原因。相反地，戈巴契夫失去對中央銀行、盧布及國家財政機制的控制才是主因。只要蒲亭能維持掌控這些資產的權力，並聽從專業建議，能源獲利減少就不會危害其政權的韌性。

惟若西方國家確實想要阻止蒲亭，就必須盡一切努力持續施壓。制裁持續得愈久，措施愈嚴厲，其他的全球經濟參與者

就會更傾向實行西方的反俄經濟制度，並將其內化。非西方國家與公司也將對二級制裁(Secondary Sanction，譯註：意即針對與俄國有貿易往來的第三方國家與實體進行制裁)感到更加憂慮。有些企業甚至會擔心自己的聲譽受損。例如中國大陸的電信巨擘華為即已擱置與俄羅斯的新合約。而原本打算以30%折扣向俄羅斯購買石油的印度公司，現在也在巨大的壓力下收手。

如果制裁制度能確實長期執行與制度化，西方國家即有可能成功破壞蒲亭的體制。莫斯科睿智的經濟學家終將無法讓該國總體經濟倖免於毀滅性的衝擊。即便有數兆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計畫或其他的振興措施，隨著這些計畫的成本激增，特別再加上貪腐，俄羅斯政府亦將無法克服經濟制裁的排除效應。在缺乏外國專技知識的情況下，俄羅斯商品的生產效率與品質將打回1990年代初期的水準。屆時，這些仰賴國家謀生的三類俄羅斯群眾，雖然現階段並未造成影響，但未來將會前所未有地強烈感受到國家日漸衰弱與孤立。人民甚至可能會三餐不繼。這一切都將嚴重破壞蒲亭的傳奇故事：「至高無上且偉大的俄羅斯」，在這位重要領導人的主政下「再次崛起」。

長遠來看，可想像上述情況將嚴重削弱俄羅斯政府。若克里姆林宮停止補助人民，分離主義在某些地區，例如車臣，恐將抬頭或捲土重來。莫斯科——資金聚集之地——與依賴進出口的工業城市和各地區之間的關係往往會更加緊張。此情況最有可能在西伯利亞東部與伏爾加河(Volga)中游的產油區發生，這些地區可能會發現自己在獲利不斷縮減時被迫上交更多税金給克里姆林

宮。

儘管如此，即使是更加衰弱的俄羅斯，也註定不會承受蘇聯式的解體。民族分離主義對當今俄羅斯的威脅程度已不如前蘇聯時期，因為俄羅斯約有80%的公民認為自己的血統是俄羅斯人。莫斯科強大的鎮壓機構亦能確保俄羅斯不會經歷政權更替，或至少不會發生與1991年相同的政權更替。即便俄羅斯人民的態度轉為反對戰爭，可能也不會以另一場暴亂摧毀自己的國家。

儘管如此，西方國家仍應堅持到底。經濟制裁將逐漸耗盡俄羅斯的戰爭資金，進而耗盡該國的作戰能量。面對愈來愈多的戰場挫敗，克里姆林宮可能會同意達成令其不安的停戰協議。但西方國家也必須保持實事求是。只有死忠的決定論者，才會相信1991年時除了蘇聯解體外別無選擇。事實上，對前蘇聯而言，繼續以威權主義結合大幅的市場自由化，並讓特定群體繁榮，才是更合乎邏輯的舉措——這與中共採取的方式並無不同。同樣地，西方國家也註定會期待衰弱的俄羅斯終將崩潰。烏克蘭和西方各國至少仍有一段時間必須與衰弱、臉上無光但卻依舊獨裁的俄羅斯共存。西方決策者必須為此種最終結果做好準備，而不是妄想莫斯科垮臺。

作者簡介

Vladislav Zubok 為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國際歷史教授，為《崩潰：蘇聯解體》(Collapse: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一書作者。Copyright © 2022,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ublisher of Foreign Affairs, distributed by Tribune Content Agency, LLC.